

[美] 艾伦·雅各布斯 著 郑须弥 译

THE NARNIAN: THE LIFE AND
IMAGINATION OF C.S. LEWIS

Alan Jacobs

纳尼亚人

C.S. 路易斯的生活与想象



ECNUP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美] 艾伦·雅各布斯 著 郑须弥 译

THE NARNIAN: THE LIFE AND
IMAGINATION OF C.S.LEWIS

Alan Jacobs

纳尼亚人
C.S.路易斯的生活与想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尼亚人: C. S. 路易斯的生活与想象/(美)雅各布斯著;郑须弥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7

(文学人生)

ISBN 978-7-5675-2312-8

I. ①纳… II. ①雅… ②郑… III. ①路易斯, C. S. (1898~1963)—传
记 IV. ①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8054 号

Alan Jacobs

The Narnian: The Life and Imagination of C. S. Lewis

Copyright © 2005 by Alan Jacob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illiam HarperSan Francisco, 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4-540 号

文学人生

纳尼亚人: C. S. 路易斯的生活与想象

著 者 [美]艾伦·雅各布斯

译 者 郑须弥

策划编辑 王 焰 许 静

项目编辑 陈庆生

文字编辑 刘效礼

特约编辑 彭 伦 欧雪勤

装帧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 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6 开

印 张 22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2312-8/I·1206

定 价 45.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孩子，”狮子说道，“我在把你的故事告诉你，不是她的。我只对一个人讲他本人的故事，不讲别的。”^[1]

[1] 译文引自《纳尼亚传奇：能言马与男孩》(*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The Horse and His Boy*), 吴岩译, 译林出版社 2005 年, 第 122 页。

前言与致谢

1.

从通常意义说，以下的故事接近于传记。本书不像传统传记那样严格按照编年叙述，而且略去了负责的传记作者必须包括的某些细节。例如，C. S. 路易斯费去许多个夏季为英国学校和大学充当“校外主考者”以挣外快。这一活动占去了他生命中的许多岁月，但本书对此只简短地提过一次。同样，虽然路易斯在假期里多次驾车或徒步在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旅行，我对此也没有依次叙述。从其他传记作者处可以获悉他何时访问剑桥以会见其他主考者，并且发现他与哥哥在威尔士度假时去过什么古迹。

我略去这类事情，是因为我的主要任务是写一种精神生活、一个想象力的故事。本书的根据是一个问题：写《纳尼亚传奇》系列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创造了——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他自己就住在“纳尼亚”的人是谁？什么样的知识、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经历促使一个来自阿尔斯特^[1]、长大后在牛津以英国文学为业的男孩，到了近五十岁时转而为儿童写故事，并且这些故事竟跻身人类有写作以来最广泛最为人喜爱的著作之列？

这真是令人好奇的和(我认为)迷人的故事:某些方面揭示了 20 世纪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主流,其他方面又展现了一个人独特的古怪经验。但不管怎样,本书试图为读者描绘的是路易斯的想象世界,而绝非他的旅行游记。

路易斯想象世界中的那些羊肠小道的确值得我们游历一番,因为在路易斯的有生之年,他是一位颇有名望也颇有影响的学者、虚构文学写作者,更重要的,是一位为基督教信仰代言的护教论者。自他去世以来,儿童文学作家的声誉很可能已经使他的其他成就黯然失色——至少以销售数字而论——但是对于许多基督教徒来说,他仍然是具有独特权威的人物。写有关“C. S. 路易斯对……是怎么想的”的书籍和文章的作者们早就不再有什么题目可写了,于是他们开始写有关“C. S. 路易斯可能对……怎么想,要是他活得够久看到的话”的书籍和文章了。对于任何渴望从基督教视角来反省当代文化的人来说,这种倾向都让人颇为气馁,不过这恰恰表明了路易斯在这方面的声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为自己赢得了这一声望——他就各种有关基督教的话题进行了清晰的思考和有力的表达。而事实上,对许多其他人也是一样。我由于过度信赖路易斯而气馁到了不能再气馁的地步,但这并没有阻止我既为了愉悦也为了教诲而一次又一次地去读他的书;我很少因如此的重复阅读而掩卷失望。

当然,许多人轻视路易斯,这一事实与他在基督教徒中的巨大声望并无联系。我甚至知道有人说自己失去信仰主要是由于路易斯的《返璞归真》(*Mere Christianity*, 1952 年),他认为既然他所有虔敬的朋友都告诉他说,这本书是关于基督教信仰是什么的定论,那么,如果他讨厌这本书,他也就在道义上有责任讨厌基督教。公众对于路易斯的抨击直到今天还在继续;甚至近年来还有所加强,《纳尼亚》系列的第一个故事《狮子、女巫和魔衣柜》(*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 1950 年),先是改编成话剧,现在拍成了电影,这让人们重新开始关注路易斯,不然的话,有些人还真可能把他给忘了。但是,当然没有人费事去抨击一位小人物;抗议的强烈(有些抗议本书稍后会加以说明)证明路易斯著作的力量——因此,从某一特定角度看,则是路易斯著作的危险性。英国讽刺小说家金斯

利·艾米斯^[2]说路易斯“重要到值得取笑”，他这样说的时候心里想的和上述意思差不多。艾米斯这句话时常被人引用，但是人们很少知道他还说过路易斯是“我极其尊重的人”——的确，艾米斯在威尔士斯旺西大学学院开始他的教师生涯时，他关于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讲课，直接根据的就是他听路易斯牛津讲座时所作的笔记。

如果说基督教徒以及若干反对基督教的人首先想到的是路易斯的宗教写作，那成百万的读者只知道他是《纳尼亚》的创造者——其中许多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基督教徒，也不知道这些故事说的是基督教的主题。《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 J. K. 罗琳就是这类读者之一，她某次接受采访时说，“我小时候喜爱【《纳尼亚》系列故事】。我是如此着迷，以至于我并不认为 C. S. 路易斯在特别鼓吹基督教。”她又说，“我现在读《纳尼亚》，发现他的下意识讯息根本不是出于下意识”——尽管如此，许多人，包括儿童和成人，都没有得到这样的讯息，或者甚至没有想到这些系列故事里有讯息：他们只是像小乔安妮·罗琳那样，为故事的叙述而着迷。同样地，尼尔·盖曼^[3]，一个才华横溢的奇幻小说作家，他的作品得到了青少年的高度称赞（但也相当令人困扰）。他记得小时候读《纳尼亚》系列故事，《黎明踏浪号》（*The Voyage of the Dawn Treader*, 1952 年）读到一半时发现作者有一个“幕后动机”，此时他感到“个人受到了冒犯”。但是，他又说，“我当然会去读其他的书，但我心里明白那只是因为没有无了无休的《纳尼亚》系列故事可读。”此外，“C. S. 路易斯是第一个让我想当作家的人……我想，也许，路易斯的天才在于他创造了对我来说比我生活的世界更加真实的世界；而如果作家们都必须写‘纳尼亚’的故事，那我想当作家。”

与此相反，许多基督教徒几乎把《纳尼亚》系列故事当成虔诚的宗教实践的指南：有一次，我对一位基督徒朋友说，我认为《哈利·波特》系列故事要比《纳尼亚》系列故事好，他这样回答我，“可能吧——但是哈利·波特会让小孩子形成基督的品质吗？”能够如此强烈地打动如此不同的读者，这些书肯定非常特殊，而且它们的迷人之处将历久弥新。任何能够写出这样作品的人，其生活都是值得去了解的。

我首先应该主要感谢旧金山哈泼出版社的米基·莫德林，他是我的

编辑，他向我解释为什么要我写这本传记。这是一桩令人欢欣的任务，但如果没有莫德林清楚的头脑和明确的目的，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会清醒得足以接受这桩任务。我也感谢哈泼的其他人，他们为这本书辛苦工作：辛迪·迪蒂伯里奥、克劳迪娅·布图特、莱娜·阿德勒、特里·伦纳德，特别是辛迪·巴克，他为本书手稿做了文字编辑工作。

我对写作本书时在各方面给予我帮助的朋友表示感谢。约翰·威尔逊在本项目早期也正是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了支持和鼓励。我常常逛进杰伊·伍德的办公室并开始谈起路易斯，伍德总是特别有耐心；与他的对话有助于我在行文时跨过某些障碍。马特·文森读过头几章的草稿，提出了有价值的批评意见。杰西卡·德韦尔阅读了本书手稿的较新版本，并在一个对我来讲非常合适的时候（不过却给她带来了很大不便）向我提出了充满智慧的宝贵建议和意见。我的代理人克里斯蒂·弗莱彻使我得以集中力量于写作本书，还在一两个危机关头帮助我保持心智健全。

妻子塔莉和儿子韦斯利一如往常地让我的生活充满生气、充满快乐，在我遇到困难时给我激励，有时甚至成功地说服我，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能力、有见地的写作者。他们肯定没有我那样时常地怀疑自己。但是塔莉做得更多：她不辞辛劳地读原稿；她提供了洞察力、评论、挑战、纠正、鼓励、大量热咖啡，还有（尤其是）持续的爱。陈词滥调之为陈词滥调是有原因的，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我不知道没有她该怎么办。

写作本书时，我有幸能拥有一间办公室，它离世界上路易斯研究资料的最佳收集地——伟顿学院的马里恩·韦德中心不远。克里斯·米切尔、马乔里·米德和海蒂·特鲁蒂持续地给予帮助和支持，而且优雅地不提——尤其是在我场的情况下——他们比我更了解路易斯。我还必须指出，每一位写路易斯的作家——路易斯的每一个读者——都欠沃尔特·胡珀一份情，胡珀作为遗嘱指定的文学方面的执行人，花费生命最后四十年时间使路易斯的著作得以问世。

最后，我还要对碰巧读了本书并对我所写的若干主张、描述或论点感到不快的热爱路易斯的读者或研究路易斯的学者说一句话。正如贝特丽丝说到培尼狄克的那样，“我知道您的老脾气”^[4]——说得好，的确，若干

年以前，我发下重誓不再写有关路易斯的一个字，这样也许就再不会感到你们的愤怒了。我显然而且相当引人注目地违背了我的誓言，我想我必须承担其后果。但是在你们写信、打电话、发传真或发电子邮件把斥责的话告诉我以前，请先听我一句：我道歉。的确，我痛心疾首地忏悔。我向你们的智慧与学识鞠躬，我答应我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再也不会写有关路易斯的一个字了。

-
- [1] 阿尔斯特(Ulster)：原为爱尔兰一地区，今为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所分割。
- [2] 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 1922—1995)，英国作家、诗人，因其首部小说《幸运的吉姆》(*Lucky Jim*, 1954 年)而出名。
- [3] 尼尔·理查德·盖曼(Neil Richard Gaiman, 1960—)，出生于英国的犹太裔作家，写作领域跨及奇幻小说、漫画及剧本等，代表作有《星尘》(*Stardust*, 1999 年)和《美国诸神》(*American Gods*, 2001 年)等，2002 年凭《美国诸神》获得了雨果最佳长篇小说奖。
- [4] 译文引自《无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英)威廉·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1 年，第 13 页。

目录

前言与致谢	1
引言	1
第一章 “目前虽然幸福,但防备欠周……”	16
第二章 “粗鄙、没有脑子的英格兰学生们”	36
第三章 “带血牛排和浓啤酒”	63
第四章 “我从来没有吓到祈祷的地步”	85
第五章 “真正的家在别的什么地方”	106
第六章 “我让步”	132
第七章 “坚定地信仰基督”	158
第八章 “你们认为我是在设法编制咒语吗?”	187
第九章 “我对他们所有人都充满了无以言表的感激之情”	218
第十章 “没有人能够驳倒路易斯”	245
第十一章 “我们很快就学会去爱我们知道一定会失去的东西”	272
第十二章 “喜悦是天国的要紧事务”	304
后记 纳尼亚的未来	328
注释	339

引言

1949年3月,C.S. 路易斯邀请了一位名叫罗杰·兰司林·格林^[1]的朋友到牛津大学的摩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共进晚餐,路易斯是该学院的指导教师;格林虽然不是路易斯直接指导的学生,十年前却多次听过他的课,而且他们的友谊与日俱增。路易斯发出这类邀请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有很多朋友,极喜欢并且时常与他们为伍——但在那一时刻,期待一个酒足饭饱、谈天说地的晚上,对他来说必定是精神特别为之一振的事,因为他的生活是很沉闷的。

他和哥哥以及一位名叫穆尔太太的妇人住在一起,他时常把后者称作妈妈——尽管我们会在下文得知,她不是他的妈妈——这两人身体都不好,都要靠他照料。就在他与格林共进晚餐的前几天,他写信给一位美国朋友说,他“被病人拖住了”,穆尔太太便是那病人,她因关节炎和静脉曲张而卧床不起。至于穆尔太太,她宣称路易斯“好得如同家里又多了一名女仆”,而她肯定是一贯把他当作女仆使唤的,这一直令路易斯的哥哥感到厌恶;她晚年似乎变得有强迫症而爱争论,老是担心她的狗,还总和

家里的佣工有矛盾。路易斯不得不待在摩德林学院的时候，曾经雇两名女仆进行清洁和看护工作，以便他在学院里不断进行令人疲于奔命的一轮又一轮讲课、辅导和信件归档等工作，但是，其中一名女仆一度情绪失控（她正在接受某种精神病治疗），有时他必须回家解决女仆之间或女仆与穆尔太太之间的纠纷。

1947年，索尔兹伯里侯爵请他与坎特伯雷和约克的大主教们一起参加会议，讨论英国国教（路易斯是其成员）的未来，但是他不得不拒绝：“我母亲又老又弱……我从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摆脱我作为看护和仆役的责任，哪怕一天也不行。（我家的困难既有心理上的也有物质上的。）”在其间的两年里，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各种苦恼加剧了，而且在路易斯的某些作品里有着隐晦的暗示：这些苦难从根本上动摇了他的基督教信仰。尽管他曾经写到，而且最近还写到天堂里的欢乐，在侯爵来信的那一年他发现自己被一种“不存在或虚无的恐怖”所吞噬——因为发现自己深深信仰的上帝并无永生可资提供而引发的恐惧。*

2 正如人们也许会从索尔兹伯里侯爵的邀请中猜想到的那样，路易斯在英国和美国都是名人（收到这封信几个月之后，他在《时代》杂志封面上看到了自己），他每天被大堆信件包围。路易斯决心回复所有来信，通常有哥哥沃尼的帮助，沃尼根据口授或是草稿用打字机打出信件，并将信件归档，但是，到了1949年3月初，沃尼由于喝酒人事不省而进了牛津大学的阿克兰医院。（他此后一生中偶尔会这样地故态复萌。）3月3日沃尼出院，此时他已经衰弱得不能完全照料自己，所以路易斯必须既得照料他又得照料穆尔太太和老狗布鲁斯，穆尔太太是十分关注布鲁斯的福利的。有一段时间路易斯独自处理信件，同时在摩德林学院继续劳作。沃尼在日记里写道：“他仁爱如故”，但是路易斯的精力开始衰退。4月初，路易斯写信给一位谴责他没有立即回信的朋友说：“今天，狗粪和人的呕吐物搞得我七荤八素：在这样的日子里，有时你以为还是上午十一点，而其实在忙碌

* 以下是该文中的评论：“我这一生几乎从来无法感觉到对于不存在或虚无的恐惧，那种约翰逊博士强烈感受到的恐惧。只是到了1947年，我才第一次感受到。而那是在我再次皈依很久以后了，因而我已开始了解生命实为何物，以及如果没有了生命，我们会失去什么。”

中不知不觉地已经到下午三点了。”两个月后，他在家病倒，必须送到医院。医生诊断他是喉炎，但他更深层次的病因只是疲劳，医生十分担心压力会影响他的心脏健康。

尽管还会有这种衰弱情况出现，大致说来，以上就是路易斯和他的朋友罗杰·兰司林·格林那天在摩德林学院的高桌旁共进晚餐、然后又去他的房间谈天时的生活状况。格林不可能了解到他朋友的生活有多么沉闷，肯定也不会想到路易斯很快就会进医院。那天晚上路易斯是个妙趣横生的东道主，而且（格林在日记里写道）他们“精彩的谈话直至子夜：他给我读了他正在为儿童写的一本书中的两章——的确很好，只是有一点点自我意识”。后来这本书被取名为《狮子、女巫和魔衣柜》，是关于一个叫“纳尼亚”的世界的第一个故事。

多年后，格林在与沃尔特·胡珀^[2]合著的路易斯传记中，就这段日记（以第三人称说他自己）添加了一条简短的评论：“无论如何，这是个难忘的、令当时的谛听者记忆犹新的场面，这位谛听者还记得他充满敬畏地确信，自己正在聆听一本可能被视为这一类著作的一流的书。”人们很难不把这一观点看作事后诸葛亮——就像故事说的那样：某个棒球球探宣称他一眼就认定某个十七岁的棒球游击手日后就是进名人堂的人物。如果格林对这本书潜在的伟大之处有一种“充满敬畏的确信”，那他在这“值得纪念的场合”之后的日记里一定会写下这样的观点。说不定，路易斯读的那两章书稿的确也不过就是“很好”而已——这样的称赞难道还不够吗？——也许书稿的内容的确因为自我意识而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格林和胡珀毕竟在传记的同一页指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路易斯“僵住了”，写了开头几章以后就写不下去。路易斯自己早些时候在一封信里写道，“我曾经尝试过【写一本儿童的书】，但我的朋友们一致认为很糟，所以我就销毁了这份稿子。”而根据格林后来的回忆，路易斯已经向他的朋友J. R. R. 托尔金^[3]讲了一遍整个故事，得到的反应是断然否定。情况甚至可能是这样的：格林对他敬爱的导师兼朋友太宽容了，那天晚上路易斯读给他听的稿子也许根本不怎么样——至少当时如此。

但是，路易斯读给格林听的到底好不好，这不是主要的，这一场景中

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生活沉闷的路易斯努力去做的是为儿童写故事。我说过他当时已经很有名了，但是他的名声主要来于他是一位辩论者——捍卫基督教义的辩论者。这肯定是《时代》周刊封面文章讥讽的地方，文章重点提到了路易斯当时即将问世的一本书，此书对信仰奇迹的真实性进行了辩护。路易斯还是一位极有造诣的学者，也许已经是（他当时四十多岁）牛津大学英语系同仁中最有造诣的学者。他也写过小说，但这类小说极具知识分子气息；他本人单身，无儿无女，也没有几个朋友的儿女与他熟识。他看来不像是可能撰写儿童读物的人。

此外，他从来不是儿童读物的狂热爱好者——甚至在他去世前一年，他还对一位通信者说，“我关于儿童文学的知识其实很有限……我的阅读范围仅限于麦克唐纳^[4]、托尔金、E. 奈斯比特^[5]和肯尼思·格雷厄姆^[6]等人。”——而且他在二十岁以前竟从来没有读过《杨柳风》（*The Wind in the Willows*, 1908 年）或是奈斯比特的巴斯塔布尔家族的故事。但他从来没有因年久而丧失对他的确熟悉的儿童故事的热爱。一旦他发现了《杨柳风》，对他来说这本书就一直弥足珍贵，既因为该书情节具有吸引力，也因为该书中的主要人物，他认为这些人物刻画得漂亮，显然是某些英国式的“典型人物”。（他告诉一个朋友说，每当因流感而卧床不起时，他总是阅读格雷厄姆的杰作。）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42 年，他有机会访问英格兰的湖区，他迫切地想去，以进行一次“朝圣之旅”，即访问以彼得兔闻名的比阿特丽克斯·波特^[7]，她虽然年事已高，却还住在那里。（唉，次年她就去世了，没有能接受路易斯的造访。）“她在英国散文大师中稳居一席之地，”他写道——这一定论可能在他五岁时就作出了，也许措词会略有不同，不过他的立场肯定从来没有动摇过。

人们可以看到路易斯在最古怪的地方以最具魅力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对儿童文学的热爱。《〈失乐园〉序言》（*A Preface to "Paradise Lost"*, 1942 年）是他最广为人知、最具学术气质的著作之一——《失乐园》（*Paradise Lost*, 1667 年）是人们所能想到的最冷静、最认真、最成熟的诗篇——路易斯在摩德林学院引用他 18 世纪的前辈约瑟夫·艾迪生^[8]的话说：“弥尔顿^[9]作品中充盈着伟大道德，这是人类能够想象出来的最普遍最有用

的东西，即服从上帝旨意使人快乐，违背上帝旨意使人悲惨。”路易斯继而指出，一位同为文学批评家的 E. M. W. 蒂里亚德^[10]曾说艾迪生的评论“模糊不清”，路易斯称蒂里亚德的话让他“吃惊”，然后他说：

要是你愿意，可以说无趣、极度沉闷、苛刻或是枯燥；但怎么会是模糊不清？我们从自己生命早期就记住的，难道不正是某些经典话语中那颇有些乏味的明晰直率、真实具体吗？“俯身”——“上床”——“写一百遍我必须照吩咐的那样做”——“嘴里有东西就不要说话”。我们如何解释这样的事实，即当代伟大学者竟然未觉察到如此简单明白的东西呢？……毕竟这是最平常的主题，就连彼得兔也会因为想要进入麦克格瑞革先生的花园而遭到不幸。^[11]

这种说法既令人欣喜又很睿智：任何一位能几句话就把我们从伟大的弥尔顿在十二卷庄严堂皇而宏大的无韵诗中对人类堕落的描述，带到比阿特丽克斯·波特对彼得兔相当卑微的烦恼所进行的相当卑微的描述中去的文学批评家，就是（说得温和一点）知识面相当广泛的批评家。还有他做到这一点时的自然而然！——路易斯显然从不认为弥尔顿的世界与比阿特丽克斯·波特的世界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而一旦他把这两者的相像之处展现给我们，它竟是那样的显而易见。毕竟，亚当和夏娃的决定对于我们所有人是灾难，而彼得兔的只对它自己（几乎）是灾难，只要把这一事实放在一边，这两个故事是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但是，只有具有路易斯那样特殊气质的人才能认识到（要在大庭广众之间、学术背景之下宣称，这种气质就必须更强）叙述世界的这种道德形态，在这个世界服从公正权威带来快乐和安全，而忽略这同一权威带来危险和悲惨。路易斯之外的作家很少有人能向我们坦率地说出这一经验范围，即可以把约翰·弥尔顿与比阿特丽克斯·波特看作在同一个葡萄园里劳作的人——在这种经验范围中，道德上的一致似乎突然在时间、类型和目的上远比重大的分歧重要。

然而，路易斯热爱的不仅仅是过去少数几本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对许多儿童故事来说，路易斯几乎起到了助产士的作用，其中包括格林的那些作品（他时常阅读格林的书稿并且提出意见），而最有名的是他的朋友、

牛津同事托尔金的那些作品。1932年，托尔金怀着侥幸心理向路易斯朗读他写就的一个故事。路易斯喜欢它，坚持认为别人也会喜欢——他纠缠托尔金，要他设法出版这个故事，1938年他终于做到了：这本书名为《霍比特人》（*The Hobbit*）。所以那些最了解路易斯的人，在他拿出《狮子、女巫和魔衣柜》的草稿，或是他在1950年下半年出版这部著作的时候根本不惊讶。但是，如果他们知道这个故事，以及随后的六个故事结集成《纳尼亚传奇》之后给他带来的名声和影响比他所有其他作品加在一起都要大，还使他名扬全世界，那他们也许会感到惊讶。《纳尼亚传奇》这一系列已经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销售了八千五百万册以上。没有人会猜到那就是那个儿童小故事的未来，1949年那个傍晚路易斯邀请格林晚餐时，他正在艰难地创作这个小故事，而当时还有不少其他事情让他一筹莫展。

1944年，路易斯开始相当出名了——虽然不及后来《纳尼亚传奇》使他那样地出名——美国的麦克米伦出版公司要求他写一篇简短的自传附在他的著作里。此前一年，该公司已经开始出版他比较受欢迎的著作，并且显然期望读者会想要知道这位知名作者的一些生活。路易斯对写或者谈他自己并不特别感兴趣；的确，他的密友欧文·巴菲尔德^[12]认为这是路易斯比较突出的特点之一（“他发现在信件和生活里还有那么多有趣得多的其他东西！”）。但是当人们要求他写个声明时，他有时也照做；若干年以后，他写了整整一本书（《惊喜之旅》【*Surprised by Joy*, 1955年】）来满足这种好奇心。以下就是他写给麦克米伦公司的内容：

我是次子，小时候母亲便已亡故。这意味着我在父亲上班、哥哥住校期间，要独自打发漫长的日子。我一个人待在满是书籍的大房子里。我想这决定了我爱好文学。我画得很多，但很快我开始写得更多。我的第一批故事主要是关于小老鼠的（比阿特丽克斯·波特的影响），但是小老鼠通常身穿甲冑杀戮巨大的猫（童话故事的影响）。这就是说，我写那些只要一到手我就会喜欢阅读的书。这一直是我写作的缘由。人们不愿意写我想要读的书，所以我只好自己动手：根本不是什么“自我表达”之类的废话。我厌恶学校。如果事先知道自己能够活下来，那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步兵的感觉就会更好一些。我受过